

读书与写作

■杨晓杰

读书与写作的话题,我之前在一档访谈节目里听乔叶老师谈过。她说:“如果把写作当成工作,那么读书可以当作粮食,这种粮食是精神粮食。”这个比喻我记了很久。粮食是一日三餐的,是养人的,是离不了的。读书之于写作,大概正是这个意思。

这几年我偶有写作,虽不专业,却也渐渐体会出一些滋味来。若是长时间地写而不去读,便觉得心里发空,像一口井舀不出新水。所储存的东西终究有限,甚至出现“书到用时方恨少”的情况,也会导致自己的写作水平停滞不前。而读书这件事,不论文学、哲学,抑或其他门类的书,对于写作都是有滋养的。上大学时,新闻学的张英华教授说:“我们所读的书像一个一个的点,散落在脑海中,散落在记忆里。起初是零散的,后来会慢慢聚拢,连成线,织成网,便有了触类旁通的意思。”这种变化是无声的,是察觉不到它何时发生。但某一天提起笔

来,忽然觉得顺手了些,大约便是那些“粮食”在暗暗起作用了。

我最早尝试写散文,是在2024年初。说不上什么缘由,大概就是想记一记生活,理一理过往。这两年读的书实在不算多,一年七八本的样子,挑的全是自己感兴趣的。譬如张晓风的《地毯的那一端》,肖复兴的《我的父亲母亲》,史铁生的《我与地坛》。因为我写散文居多,读的也多是散文。小说也买过一些,却常常读着读着便搁下了。

我读书很慢,喜欢在书上圈圈画画,随手写些批注。自己的书,想怎么写就怎么写,不必有什么规矩。毕业以后的阅读,和求学时很不一样了。从前是为了分数,为了记住某个知识点,心里总绷着一根弦。如今呢,只是为了读而读,为了那一份安静和愉悦。这种不带功利的阅读,反倒让人记得深。

写作于我而言,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最难的是开头,一篇散文,头几句话便定了调子,开得不好,后面怎么写都觉着别扭,像唱歌起高了音,后半首便一

路吃力下去。记得第一回在地市级报刊发表文章,是2024年初,发在《嘉兴日报》上,写的是一篇关于父亲的散文。投出去以后,我并没抱什么希望。周六下午两点多,编辑打来电话,说文章过审了,下周见报,让我留意。

后来试着往省级、国家级报纸投稿,《江西日报》《山西日报》《内蒙古日报》《文艺报》《人民日报》,一篇篇地投过去发表了。对于一个初学写作的人来说,这当然是莫大的鼓励。写着写着,心里渐渐生出一种新的渴望。我想试试能不能写出更长一些、更厚实一些的散文,那种能把一件事、一段岁月写出纵深来的作品。于是开始读文学期刊,读别人的佳作,揣摩他们怎么结构,怎么用笔,怎么让寻常的人和事有了不寻常的意味。纯文学刊物的投稿周期很长,三个月没有回音是常事。投出去的文章,大多像石子扔进水里,沉下去便没了声响。磨越难,我反倒越想沉下心来磨一磨。后来陆续在《中国铁路文艺》《南方文学》《西江月》《延河》《唐山文学》这些刊物上

发表了一些。回头去看,最大的体会是:写作只是第一步,修改才是真功夫。遇到好编辑,会告诉我一审、二审、三审的意见,我便顺着这些意见一遍遍地改。一篇五千字以上的散文,改四五次是少的,七八次也是常有的。越改越觉得,文章里可推敲的地方实在太多了。

写一篇散文,从来没有一气呵成的。刚写完的时候,总觉得还不错,过几日再看,问题便一一浮出来了。用词不够准,节奏不对,或者某一段落拖沓了。而读书也是这样,同一本书,隔了几年再翻开,滋味便大不相同。不是书变了,是人变了,是心境不一样了。

想来读书与写作,便是一场漫长的彼此喂养。你读进去的东西,终有一天会从笔尖流出来;你写不出来的时刻,答案往往在某本书里静静等着。乔叶老师说读书是粮食,我想再补一句,写作大概就是把这些粮食酿成酒的过程。酒酿不成,要看粮食好不好,更要看时间的工夫到不到。急不来的。所以只管慢慢读,慢慢写,日子还长得很。

请与我,醉一场江南的雨

■郑欣瑾

江南的雨,是一场千年未醒的梦。请随我一起,醉一场嘉兴的江南雨。

乌镇,是陈年的酒,醇馥幽郁。请与我见一场乌镇的雨。这雨,是跨越时空的雨,带着桐油纸伞与古木旧砖的气息。雨中的乌镇,是江南水墨晕开的中国画。灰黑的瓦、斑驳的墙,是雨水冲不走的时间印记。藤蔓借着雨的宠爱,在斑驳的古墙上写下绿色的笔触。

请与我一起乘坐乌篷船。雨点敲打篷顶,是细密的鼓点;落入河道,化开成无声的邀请。一船桨,一船夫,几个人。别恼雨水打湿你的衣角,请在乌篷船里看着岸上的风景,看着雨水肆意地落入水中,激起水花。

请与我一起推开一扇吱呀的木窗,看窗外乌篷船缓缓来往,手执一盏江南古茗,在茶香与雨雾中,细品乌镇的温婉。请不要抱怨江南连绵的雨,这雨是江南水乡的珠帘,是江南缠绵的乐曲,更是它想留住你的温柔余音。

放鹤洲的雨,是清雅的茶,淡远清逸。请与我见一场放鹤洲的雨。这场雨,仿佛从唐代一直下到了今天。请与我一起撑一把伞,走过石桥,看雨水在西南湖面画出无数同心圆,最终融入江南水乡的脉络中。

你听,雨滴敲打竹叶,是沙沙的耳语;脚踏湿润的石板,是清越的回响。莫要埋怨它溅起水滴打湿裤脚,这正是江南最慷慨的馈赠——它洗净了世间尘嚣,让园林更清幽,让朱彝尊先生诗句里的闲情逸致,愈发清晰可辨。

请与我一起漫步鸳鸯廊桥,看尽江南的婉约景致,再坐在竹院里,感受雨落江南的慢。

江南的雨,是一层轻盈的薄纱,轻轻覆住尘世的纷扰,却挡不住心底那份久违的宁静与安然。

嘉兴的雨,是生活的蜜,甜润绵长。请与我,再随意地见一场雨。不必专程去名胜,就在嘉兴的街头巷尾。你会发现,整座城都被雨水泡成了一块温润的碧玉。道路旁每一棵树木,每一处草丛,都留存着江南雨的痕迹。

这时,你或许会与一座不起眼的老桥,一条安静的小河不期而遇。雨打石板,水入河道,皆是生活的小美好。嘉兴的雨,藏在早餐铺的热气里,融在老街巷的笑语中,落在生活中的每一处,它是江南最生动、最治愈的模样,将温柔融入生活的每一处角落,让每个日子,都有着甜甜的味道。

所以,请与我一起,醉一场江南的雨吧。一起沉醉在眼前的水墨,耳中的清音,沉醉在嘉兴深厚的历史文化里。

江南的雨是一纸温柔的邀请,更是一场满心的期待,期待你,醉一次江南的美,醉一次水乡的温柔。

花开了一千次

■沈伊帆

四月,青芝坞的樱花早已谢净,黄龙洞附近的紫叶李占满整个天空。太阳不停地晒,西湖的水慢慢活络起来。春江水暖鸭先知,我总分不清那湖边扎猛子觅食的到底是鸭子,还是鸳鸯。每天都有人带着相机或是登山杖,前往西溪和九溪。和所有喜欢春天的人一样,当我绞尽脑汁也交不出稿子的时候,会投两个币从1314路公交车的起点一直坐到终点,在杭州春日限定的巴士里构思我笔下的内容。

最近刚好要写点和茶文化有关的文字,于是我去了趟双峰茶叶博物馆。小池里已有隐约盛开的睡莲,于是我更加确信,即便是暮春,这个季节里到来的一切都不会枉然。出来后我点了碗片儿川,老板在里头加了时令小笋。继续沿着灵隐路走,遇上绿灯直行,遇上红灯右拐。不管往哪个方向,都是一样的郁郁葱葱。

梧桐树下的海棠落英缤纷,在植物园里,我竟然偶遇了自己学院的老师。

“真是没想到会在这里遇上你,一起吗?”老师的话落在和煦的风里。

“好呀,老师您对植物还有研究呢?”“不算研究,室友是园艺系的,经常有育兰花新品种。受他影响,天气好时我也会去植物园。喏,拿的还是他的入园年卡。”

“毕业时收到一束自己培育的花一定很有成就感吧。”我觉得那是很美好的事情,在自己的花园里侍弄一株株安静呼吸的花蕾,期待它们会开出怎样的人间。

“当然,来念他的研究生,毕业送你独一无二的花束。”

“对于植物,我从来都是只看图片,不看文字的。”我开玩笑道,那些分不清的界门纲目只会把我催眠。

起风了,风像潮汐一遍遍重复,扫了屋顶,扫了庭院。城西飘来不规则的云,把太阳遮起来了。先是一颗,轻如尘土,从草叶上兀自滚落;后铺天盖地,敲击老屋的瓦楞。此刻的芭蕉在滴雨,屋檐上两只麻雀在啁啾。唐诗的雨,宋词的雨,都落在这卷轴里,淋着园中虬根枯木。人们歇了下来,慢慢沉入烟雨翠黛的深处,宛如尘埃委地。

“你经常来植物园吗?”老师问道。

“今天恰好来散散心。不过这里很放松、很宁静。”我摇摇头,继续道:“平日的我们都太傲慢了,总急着给万物下定义。”

说完,老师和我都开始屏息凝神地聆听起没有顺序的雨声来。一阵风吹,那是有形的事物寻觅无形的思想,“所有人都是敏感的,只是有些人被别的事情给耽搁了。就好像一件物品很久没动,它的上面落了一层灰。”雨水在肌肤上叩击,和声的绵延和元音的加入,两股声部交错,不动声色地穿过人们。一部分雨滴抵达大地蜿蜒曲折的骨骼深处,一部分雨滴打下眉头,却上心头。

“雨停雨落,花开花谢,都自有清音,希望自己像它们,风将捋就捋了。”说完我就笑了,仿佛一株野花,根扎得有多深,对生命就有多热爱。雨渐渐停息,老师忽然说:“唐宋元明清,不过是一朵花开了一千次。”

风又起,满园的绿意都在轻轻摇晃,像无数花苞正在醒来。



入梦来·2 傅家音

半熟酸果

■黄钰丹

该怎么去形容我和我妈的关系呢?大概就像半熟的酸果,酸涩的汁水充斥口腔,刺激味蕾,然后又开始慢慢回甘。前不久看完热映电影《我,许可》,更让我觉得这样的比喻简直恰如其分。

这是第一次在看完电影后想起我妈,而我却很少和她一块进过电影院。电影里母(胡春蓉)女(许可)的相处状态,也是儿时我和我妈的相处日常,她总说我懒、乱花钱、不务正业、离经叛道、太自私……我总认为她严厉尖锐、脾气火爆、性格强势、从不会鼓励夸奖……青春时期,我们在一起就像火星撞地球,讲三句必吵。我们相互伤害,互相指责,用最锋利的刀子刺向对方最薄弱的部位。我一度觉得我和她之间无法互相理解,靠近她便靠近了痛苦,于是我开始放弃得到她的赞许与认可。

■赵欣琪

“死”是什么?我的记忆里,经历过三次葬礼。

第一次,记不清自己几岁,只记得自己小小的一只,戴着孝帽,夹在人群中,被拥着往前走。母亲拉着我,捏着三根香。啾啾吹着,人流缓缓向前,我被白色淹没……我抬头茫然地望着身边的“陌生人”,他们佝偻着,埋着头一步步往前走。队伍前头,有人身着麻衣,互相搀扶。鞭炮“咻”地一声冲向灰蒙蒙的天空,炸开一片声响。我不懂,只觉得声音震痛了耳膜。顷刻间,只见两个身着麻衣的人跪倒在土坡上,放声哀嚎起来。我被这动静吓了一跳,只记得他们脸上的泪痕,似乎该被埋葬在黄泥地里。

“听说他一下没哭过,人在面前都没泪……”

“真的?唉,不孝啊……”

脑海里这两句活死抓住我。原来人死了是要哭的,这样才算孝吗?

白墙黑瓦的小屋外连着塑料棚顶,那是我记忆里的第二次葬礼。棚下的圆桌铺着透明的桌布,人们围坐在桌前,等着上菜,闲谈着逝者的家长里短,闹哄哄的,像个菜场。狭窄的门隔断了这一切——灵柩里老人躺着,黯淡的烛光下,屋内弥漫着烟灰味。好奇心驱使着我上前,刚迈上台阶,就被奶奶拦住:“小孩子家家的,别看,吃饭去!”倏然回头,与前堂墙上贴着的土地神打了个照面。或许,他在保佑这位老爷爷一路走好……

村里,一旦有人死了,大门前总会多出一把倒立的扫帚。渐渐地,几乎家家户户门前都有了扫帚,唯独我家没有。

那天,电话里的背景音,是凄厉的哭铃声。我发了疯般想冲回家见爷爷最后一面,可踏进村子的那一刻,脚下似乎有秤砣压着,我盯着院里的棚顶,天似乎越压越低,直砸向我。

前廊里坐满了亲戚,他们一边闲谈,一边折着手中的“元宝”,我看不清他们脸上的神态,耳边嗡嗡作响。

“什么时候发现的?太突然了……”

“手冰凉冰凉的……”

“前几天不是好点了?怎么……”

我有些难以承受这些嘈杂,每一句,都像刺入肉体,拔不出,隐隐作痛。我宁愿相信爷爷只是像往常一样睡了一觉……我穿过喧闹,往里屋走,爷爷身上盖着寿衣,他的脸被蒙上——我终究错过了他的最后一面。

扑通一声,我跪倒在火盆前,大火吞噬着纸钱,起风了,残碎的灰袭向我,火势愈燃愈烈,熏蒙了双眼,可是掉不下一滴泪。录音机播放着低沉的哭咽声,“爷爷……我……我回来了!”鼻尖一酸,便只剩下沉寂——原来,人悲哀至极,是挤不出泪的。

弟弟捧着爷爷的遗照,照片上的老头咧着嘴冲我们笑,可是爷爷,你还能再对我笑一次吗?当他被抬走的时候,奶奶平静的面具被撕碎,她疯了般地扑向抬架,不停地嚎叫着,一遍又一遍喊着爷爷的名字……

殡仪馆内,陈列着各式各样的寿服

我们俩就像两滴水前后落进同一池池塘,层层荡开的涟漪,一圈圈扩散开去,宿命般地相似,不可遏制地相交,却无法完全重叠。我把自己的性格缺陷归咎于她,却忘了她落生的那片土壤跟我截然不同。而我也忘了,其实我身上的坚韧、果断、包容等闪光点也源自于母亲。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从未对母亲宽容。

如今我们的交谈渐多,意料之中的,依旧无法完全理解对方。但半熟酸果正在慢慢成熟,曾经酸涩难咽的口味变得酸甜爽口,两个笨拙的,羞于表达爱意的灵魂在慢慢靠近。

或许那些所谓的疏远,是我们变得太快,而她们还站在原地。不过,我们都在路上。

“胡春蓉,你不用认识我,去学习、去唱歌、去玩,去过你自己的人生,祝你的未来,一切都漂亮。”这不仅是我对你的告白,也是我对你的。

从此,我叫爷爷的时候,再没有人回应我,我再也不会碰不到他那双满是老茧的手,他再也不是真实的肉体,他化作了一捧灰,安睡在那个小小的木盒里,长眠于地下。

可是,他是那么爱旅游的小老头儿啊,这小小的木匣,永远困住他接触自然的脚步。

所以“死”到底是什么?是痕迹被大火淹没,是一阵风吹过后的虚无吗?

总有人说:“他们走了,却活在你心里。”我曾害怕时间会消磨记忆,把他们的面孔一点点冲淡。但后来我明白,死亡并不是终点,遗忘才是。只要我们还记得那双手的温度,记得他笑起来的样子,他就不曾走远。他只是从这个繁杂的世界里脱身,在我们的怀念里,获得了一种永恒的安静。